

【人生随想】

那些英年早逝的同学们

□陈中华



前不久,我的同班同学陈炎英年早逝,消息传开,在学界及同学圈子里引起了极大的惊诧和震动。悲痛之中,我默默数叨着:1,2,3……可怕,真可怕!这是第12个。就是说我们山东大学中文系78级90多位同学,毕业后不及34年时间,除却十多名失联外,12名被各种病魔掳挟走了,比例远超一般群体。

从中国当代大学招生史角度讲,山东大学中文系78级学生情况构成最复杂,最具特殊的年代意义。那一年,国家为把人才筛选个透,放开年龄和各种限制,实行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,完全凭考分录取。山大中文系共录取了90多位学生,开始为一个班,后来分成两个班,除8位女同学外皆为男生,最长者42岁,最小者16岁,亲舅舅一个班,35人已结婚了孩子,最多的有6个孩子,农村学生占2/3……十多年被压抑的积聚呀!再说毕业后至今,没有一个北京生源,却分配去北京30多人。如今算算,省、厅级干部逾20人,各类岗位的高知名人逾20人……所有在基层工作的同学也皆成为一方栋梁。

同时,也走了12人。这是怎么了?

说不清,或许只能怪他们太累了?

薛文田,即那位有6个孩子的同学,考大学的主要目的就是日后成为国家干部,使老婆和孩子农转非。他上学时家境窘迫,艰难的程度我不太清楚,只记得当时学生宿舍楼的公共厕所总

是脏得要命,后来,出现了一个由四五个学生组成的公共厕所打扫小组,成员全是我们中文系78级同学,他是其中一个,校方以雇佣钟点工或承包工方式,付他们少量钱。八九年的一天,老薛由临沂赶来济南,乐呵呵的,告诉我孩子问题全解决了,他也退休了,有空闲了,要干点事。不想很短时间,即患癌症走了。

老冯,上大学时据说42岁,此前是位业余农民作家,著有长篇小说。那年头能写长篇小说的绝对是拔尖人才,他和家人的农村户却转不成城市户,为此而考大学。记得他经常在宿舍楼前擦一辆大金鹿牌旧自行车,说家距济南几百里路,为省车票钱,周末常骑车回家干农活。据说他早就走了,走时同学们都不知道,也不知他的理想最终都实现了没有。

毕业分配时,宁愿使天津市重要单位的几个名额空岗,两位大龄农村同学却主动报名去了内蒙古。后来又有多名大龄同学从二类城市申请被三四类城市“引进人才”,都是为了老婆孩子的户口能转到城市。

再说另一种类型。

有一位年龄小的L同学,毕业后分到天津一大单位,后不知何原因被搞得一无所有,还离了婚,突患癌症,看病没钱,也报销不了,死时仅四十多岁,躺在一租赁的平房里,孩子还未成年。同学们在网上好一阵子呼吁这呼吁那。

老庞是济南人,长我七八

岁。那是个文学年代,几乎全民读小说、崇拜小说,我们中文系78级的4位同学在校时正式发表了小说,其中老庞发表在《钟山》杂志上的中篇小说《罪愆》影响力最大,著名文学评论家潘仁山先生在光明日报做了近整版的评论。后来听说,系领导对他的小小说有不好的看法,认为有自由化倾向。老庞同时担任着一班副班长,极其渴望入党,为避免文学写作毁了日后的仕途,《罪愆》发表后即辍了笔。结果是,全年级4年时间中仅发展了两名新党员,他没被“发展”。毕业后,很快晋升为处长,后辞职下海,赔得双手空空,没工资,没有任何保险,以后的多少年总赖喝酒解忧,越解越忧。我曾经多次劝他重拾文学写作,他也多次诚恳地表示,一定写,一定写。两年前,与喝酒有关,他因心或脑疾病溘然而逝。

L同学、老庞,都被什么拖累?是因追逐“时代风潮”吗?

第三种类型就是多个政界精英和文化精英了。

王临贵,四十三四岁已是国家某部司长,工作极其忘我,几年后被查出患上肝癌,去医院治疗竟然瞒着单位,说是以便痊愈后正常工作。据说其换肝时单位、妻子都不知,很快撒手人寰。过后同学们都说他工作狂未免狂得过分了。

随后,四十多岁的山大副教授鲍同学因癌辞世。

去年,死亡之魔又寻到了1950年出生的朱幼棣。朱毕业后在新华社总部做记者。1983年冬天,我国第一次开始南极考察,他是随团记者,每天从考察现场传回各式报道。他还专门从南极考察站给我寄来一张南极考察的首日封。他是一个多面、高产、高手机者,后担任国务院研究室发展司司长,前后出版有诤问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《怅望山河》等多部力著,因写作劳累致染上重度眼疾。2011年,退休一年后,推出40万字的巨著《大国医改》,真实而尖锐地展示出中国医改的最前沿的窘境,在业界及社会产生重大影响。不想,一年前,竟因脑溢血突然去世。

万没想到,又轮到陈炎了。

年方58岁的陈炎,其业务头衔多极了,如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、博导、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、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……被誉为美学界大师型领军人物,获奖、学术著作和论文多得令人眼花缭乱。同时于2005年起担任山大副校长。同学们为他因癌症猝逝十分惊愕,有的说,他平时不抽烟、不喝酒,每晚散步后看书撰文,很有规律,怎么会患病?但惊愕过后,几乎所有同学都认为他实际上很疲惫,那些好习惯甚至可以说是他掩饰疲惫的表面外衣。

这使我想起去年5月同学小聚,陈炎说自己即将辞去副校长,因包袱太重、分心太多,以后会全心投入科研课题的研究。而后他向同学们征求意见:他负责给青岛新校区的各条道路命名,如何让路名既有特点又好记,又显示山大的学术水平?这话题竟成了我们聚会时的主话题。

能不累吗?

一位老先生撰文说陈炎去世前彻悟出佛学道理:不可在名利上过分贪欲。同学们普遍不认同。一位八十几岁的老者怎么能以自己的“人生彻悟”去理解一个四五十岁恰逢事业劲头人的追求欲?陈炎生前感言无数,内容绝对不可以一段话而概括。同学们说,若此回陈炎战胜了病魔,他依然会全身心执着于他的事业。这就是78级。

是的,那几级大学生似乎都是这样,许多是自找压力受,无论是此体制下的最能体现人生价值的奔仕途,还是文化及学术上的执着,还是响应号召“自主创业”,还是提升家人生活生存水平的努力,无论外表上风光亮丽,还是毫不起眼甚至有点儿落魄,都是学前卧薪尝胆,毕业后“时不我待”,肩负着为国为民为家的神圣而沉重的使命感,并深深浸在各自骨子里、意识或潜意识里,一生“追求”不已,和其他群体共同构筑了这几十年国人真切的立体形象。山大中文系78级同学,仅只是表现得更突出一些而已。

我的那些英年早逝的同学——一个个典型的符号。

(本文作者为国家一级作家、高级记者)

【谈古论今】

居大不易

□王开林

二十八岁那年,白居易初入长安,诗名未立,他去拜望诗坛泰斗顾况,难免内心忐忑。顾况一见名刺,当即乐了,他说:“米价方贵,居亦弗易。”顾大师存心拿白居易的名字打趣。嗣后,他读完诗稿,忍不住击节称奇,认准白居易是不可多得的大才子,长安城将敞开怀抱接纳这位青年俊彦。

现代都市比古代的长安城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,富人和穷人都能够在其中觅到一席安身立命之地。富人腰缠万贯,声色犬马,固然如鱼得水;穷人囊中羞涩,衣食住行,也可勉强维持。如今,国内的中产阶层初具雏形,但整个社会结构仍与理想的图样(椭圆的橄榄)相差甚远,这颗顶部尖小、底部圆大的“宝塔糖”甜度如何?恐怕各人会有不

同的感受。

有人说,最爱使用夸张手法的并不是文学家,而是超市的物价,要不然就不会有“二师兄腾驾云雾”、“姜你军”、“蒜你狠”的民间说法了。通货膨胀犹如钱塘江的潮水,来势汹汹。别的不说,单说房价,就好比好莱坞影片《航班蛇患》更为惊悚,简直令人不敢直视。离我的住所不远,就有好几家房屋中介机构挂牌营业,几十万元一套的小户型就算顶便宜了,数百万元一套的房子比比皆是,若是临湖的独栋别墅,价格肯定高达一两千万。老实说,我有点困惑不解,城里人果真富得流油了?瞧瞧大家的脸色,却又不像是那么回事。

尽管统计部门宣布:城市居民的收入逐年递增,幅度不小,但为什么许多人总觉得增加的那点收入就如同在丰年的“多收了三五斗”,心中愈发惴惴不安?我有位朋友是书痴,先前,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逛书店,每月总要买些新书。现在,书价不菲,使他欲购之际颇费踌躇,便经常用“书多成灾”来聊以解嘲。由于孔方兄居间作梗,如此感情专一的读书人也被迫与书籍日渐疏离,着实令我唏嘘不已。

多年前,一位朋友住北区,上班地点在市中心,一周共有五个早晚在公交车站冲锋陷

阵,磕磕绊绊中,不是骂人,就是挨骂,胸中憋足一腔鸟气,看谁都不顺眼。他说,即便是深山古刹中的得道高僧到这座城市来受几天折腾,恐怕也会佛性大减,怒气横生。两年前,他买了车,幸福感却并没有直线飙升,反倒是路怒族又多了一位VIP会员,一出门,他就觉得整个世界变了脸,专与他作对。

不知从何时开始,城里人越来越缺乏耐心,彼此冷眼相视就得了,还时不时恶语相侵,友善的笑容竟升级为奢侈品,这种潜在和显在的伤害就如同噪音虫气一样布满周围,随时随地都可能扼杀那份平和的心情。

有道是,不怕贼偷,就怕贼惦记。据说,城市居民中从未遭遇过偷窃的,大多数人则是程度不一的受害者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有的小区疏于防范,连铁栏杆的围墙都被偷走了。在本地报纸上登载过这样一条新闻:某高档小区内全是度假别墅,许多屋主不常去住,结果冒牌的搬家公司与保安里应外合,大白天直接用卡车偷走数百万元的家具。较之入室抢劫,这种作案手法风险更小,收获更大。

如今,人的安全感脆弱薄如纸。你仔细观察,就会发现不少人身上揣着各种足以致命的利刃,他们带刀防身,格外胆肥,往往一言不合、一事不谐,就短

兵相接,血肉横飞,若在公共场合,还可能造成池鱼之殃。一个人出门在外,经常会提心吊胆,路见不平,自忖还没练成空手接白刃的功夫,能够及时报警,就是好公民。在城里,见义勇为的人越来越少,明哲保身的人越来越多,遇到什么祸事,围观者用手机拍下视频,立刻发到朋友圈,微信达人就算是对整个社会有了干净利落的交代。这就够了吗?显然不够,但谁又有资格要求他们冒险出手?

人怕就怕摊上大病,住进某些坑人的核心医院(称之为“黑心医院”也不为过),冒险将生命孤注一掷。说白了,某些神医具备的唯一神通就是装神弄鬼,使病人未愈先贫。眼下,魏则西事件持续发酵,活人惊出浑身冷汗,死者却只能含恨于九泉了。

一个普通人厕身在现代大都市中,说是居大不易,都有些轻描淡写。算上动产和不动产,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类一线城市中,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多如过江之鲫,简直数都数不完,但他们的债务压力山大,内心的挣扎和煎熬日复一日。

城市的浮华如同梦幻泡影,即使你论为了酒辙之鲋,也会以虚荣的药剂麻醉自己。许多人宁愿待在城里哭,也不愿住在乡下笑,就是这么回事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作家)

